

她不在画作上签名，又或者，她签的名字逐渐淡入绘画最后的笔触。在她小时候，她的绘画老师在紊乱之外，还在纸上看到了什么东西……也许是一束光亮。

她不画画。她觉得绘画穿越了她的存在。这一切始于一时冲动，就像一股微弱的欲望逐渐强化为令人不适的必需品。

她绘画的目的不是装饰或消遣，而是余下的一切，所有颜色混合在一起：如空气和水一般的虹彩灯。

然而，在感知的极限处，那些她自认为画下了叶丛的地方浮现出了栅栏。她的第一个绘画系列建立在多重的痕迹之上：脸庞相连、身影相接。她的画作俨然成为无尽之作，在一块画布上集结了所有可能的人性面孔。

随后，她开启了新的旅程，以走出折磨着她的痛苦记忆。起初在她的画笔下出现的向日葵、罂粟和玫瑰已被擦拭、清除、抹去，只因我们尚且无法在安抚人心的自然中休憩。

芭芭拉·瓦尔 (Barbara Wahl)